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五回 烈士殉君難 書生得女貞

不兢歎南風，徒抒捧日功。 堅心誠似鐵，浩氣欲成虹。
令譽千年在，家園一夕空。
九嶷遺二女，雙袖濕啼紅。

大凡忠臣難做，只是一個身家念重。一時激烈，也便視死如歸；一想到舉家戮辱，女哭兒啼，這光景難當。故畢竟要父子相信，像許副使遠，他家在山東樂陵做知縣時，流賊劉六、劉七作反，南北直隸、山東、河南、湖廣府州縣官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賊，超升僉事，後轉江西副使。值寧王謀反，逼脅各官從順。他抗義不從，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」，解下腰間金帶打去，眾寡不敵，為寧王所擒，臨死也不肯屈膝。此時他父親在河南，聽得說江西寧王作亂，殺了一個都堂，一個副使。他父親道：「這畢竟是我兒子。」就開喪受弔。人還不肯信他。不期過了幾時，凶報來到，果然是他死節。

又如同他時死的，是孫都堂燧。他幾次上本，說寧王有反謀，都為寧王邀截去了。到六月十三日，寧王反謀已露。欲待除他，兵馬單弱，禁不得他勢大；欲待從他，有虧臣節。終日彷徨，在衙中走了一夜。

到五更，大聲道：「這斷不可從！」此時他已將家眷打發回家，只剩得一個公子，一個老僕在衙內。

孫都堂走到他房裡道：「你們好睡！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知道。」

孫都道：「你知道些什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為寧王的事。」

孫都道：「這事當怎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我已聽見你說不從了，你若從時，我們也不顧你先去。」孫都卻也將頭點了一點。

早間進去，畢竟不從，與許副使同死。忠義之名，傳於萬古。

若像靖難之時，胡學士廣與解學士縉，同約死國。及到國破君王，解學士著人來看胡學士光景。只見胡學士在那廂問：「曾喂豬麼？」看的人來回復，解學士笑道：「一個豬捨不得，捨得性命？」兩個都不死。後來解學士得罪，身死錦衣衛獄。妻子安置金齒。胡學士有個女兒已許解學士的兒子，因他遠戍，便就離親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從，割耳自誓，終久歸瞭解家。這便是有好女無好父。

又像李副都使實，平日與寧王交好，到將反時，來召他，他便恐負「從逆」的名，欲尋自盡。他兒女貪圖富貴，守他不許。他後邊做了個逆黨，身受誅戮，累及子孫。這便是有了不肖子孫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誰似靖難時，臣死忠；子死孝；妻死夫。又有這一班好人：如方文學孝孺，不肯草詔，至斷舌受刑。其妻先自縊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、黃侍中觀的妻女都自溺全節。曾鳳韶御史夫妻同殉。王良廉史夫妻同焚。胡閔少卿身死極刑，其女發教坊司二十年，毀刑望面，終為處女。真個是有是父，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鐵尚書挺挺雪中松柏。他兩個女兒瑩瑩水裡荷花，終動聖主之憐，為一時傑出。

話說這鐵尚書名鉉，河南鄧州人。父親喚做仲名，母親胡氏。生這鐵鉉，他為人瑋梧卓犖、慷慨自許，善弓馬、習韜略。太祖時，自國子監監生除授左軍都督府斷事。

皇姪孫靖江王守謙，他封國在雲南，恣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殺平民，強佔人田宅子女。召至京勘問，各官都畏縮不敢問，他卻據法詰問，擬行削職。洪武爺見他不苟不枉，斷事精明，賜他字教做「鼎石」。後來升作山東參政使，愛惜百姓，禮貌士子。地方有災傷，即便設處賑濟。鋤抑強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。生員有親喪，畢竟捐俸周給。時嘗督率生儒做文會、講會。

會中看得一個濟陽學秀才，姓高名賢寧，青年好學，文字都是錦心繡腸，又帶銅肝鐵膽。聞他未娶，便捐俸著濟陽學教官王省為他尋親事。不料其年高賢寧父死丁憂，此時遂已。鐵參政卻又助銀與營喪葬。在任年餘，軍民樂業。恰遇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。鐵參政制了冠帶，率領兩個兒子：福童、壽安，兩個女兒：孟瑤、仲瑛恭賀父母。

只見那鐵仲明受了，道：「我受此榮封，也是天恩。但我老朽，不能報國。若你能不負朝廷，我享此封誥，也是不愧的。」

鐵參政道：「敢不如命。」本日家宴不題。
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難兵起。朝廷差長興侯耿炳文領兵徵討，著他管理四十萬大軍糧草。他陸路車馬搬運，水路船隻裝載，催趨召買，民也不嫌勞苦，兵馬又不缺乏。後來長興侯戰敗，兵糧散失。朝廷又差曹國公李景隆督兵六十萬進徵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糧草。又道濟南要地，僱倩民夫，將濟南城池築得異常堅固，挑得異常深闊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戰敗，在白溝河為永樂爺所破。

此時鐵參政正隨軍督糧，也只得南奔。到臨邑地方，遇著晝畫舊同僚、五軍斷事高巍，兩個相向大哭。時值端午，兩個無心賞午，只計議整理兵馬固守濟南。正到濟南，與守城參將盛庸，三人打點城守事務，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來。靖難兵早已把城圍得鐵桶相似。鐵參政便與盛參將背城大戰。預將噴筒裹作人形，縛在馬上，戰酣之時，點了火藥，趕入北兵陣中。又將神機銃、佛狼機隨火勢施放，大敗北兵。

永樂爺大惱，在城外築起高壩，引濟水浸灌城中。鐵參政卻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坍塌岸，水反灌入北兵營裡。永樂爺越惱，即殺了那失事將官，從新築壩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戶戶心慌。那鐵參政與盛參將、高斷事分地守禦，意氣不撓。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，鐵參政定下一計，叫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營說：「力盡，情願投降。」

卻於甕城內擺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於牆邊，高懸閘板。只要引永樂爺進城，放下閘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後又有閘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

曹國公道：「奉旨不許殺害，似此恐有傷誤。」

鐵參政道：「闔外之事，專之可也。」議定。只見成祖因見累年戰爭，只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濟南城降，得了一個要害地方，又得這乾文武官吏、兵民，不勝欣喜，便輕騎張著羽蓋進城受降。剛到城下，早是前驅將士多顛下陷坑。成祖見了，即策馬跑回。城頭上鐵參政袍袖一舉，刀斧齊下，恰似雷響一聲，閘板闌下。喜成祖馬快，已是回韁。打不著，反是這一驚，馬直蹶起，沒命似直跑過吊橋。城上鐵參政叫放箭，橋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幾乎不保。那進得甕城這幹將士，已自都死在坑內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漢，贏得橫屍入地中。

成祖大惱，吩咐將士負土填了城河，架雲梯攻城。誰知鐵參政知道，預備撐竿。雲梯將近城時，撐竿在城堞內撐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邊火器亂發，把雲梯燒燬。兵士跌下，都至死傷。成祖怒極，道：「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賊，誓不回軍！」北將又置攻車自遠推來，城上所到，磚石坍塌。鐵參政預張布幔擋他，車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將又差軍士頂牛皮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鐵參政又將鐵索懸鐵炮在上碎之。相持數月，北軍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礮藏在內，向著城打來，城多崩塌。

鐵參政計竭，卻寫「太祖高皇帝神牌」掛在崩處。北兵見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射書進城招降。

其時高賢寧聞濟南被圍，來城中赴義。也寫一篇《周公輔成王論》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

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屬有輕天子之意。爵祿可捐，寄以居東之身，待感於風雷；兄弟可誅，不懷無將之心，擅興夫斯斧。誠不貪一時之富貴，滅千古之君臣。

成祖見了，卻也鑑賞他文詞。

此時師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鐵參政又募死士，乘風雨之夕，多帶大炮，來北營左側施放，擾亂他營中。後來北兵習作常事，不來防備。他又縱兵砍入營，殺傷將士。北兵軍師姚廣孝在軍中道：「且回軍。」

鐵參政在城上遙見北軍無意攻城，料他必回。忙挑選軍士，準備器械糧食，乘他回軍，便開門同盛總兵一齊殺出，大敗北兵。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議功，封盛總兵為歷城侯充平燕將軍。鐵參政升山東左布政使，再轉兵部尚書，參贊軍務。召還李景隆，盛總兵與鐵尚書自督兵北討。

十二月，與北兵會在東昌府地方。盛總兵與鐵尚書先殺牛釀酒，大開筵席犒將士。到酒酣，痛哭，勸將士戮力報國，無不感動。

戰時，盛總兵與鐵尚書分做兩翼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勞。只見燕兵來衝左翼，盛總兵抵死相殺，燕兵不能攻入。復衝中軍，被鐵尚書指揮兩翼，環繞過來，成祖被圍數重。鐵尚書傳令：「拿得燕王有重賞！」眾軍盡皆奮勇砍殺。北將指揮張玉力護成祖左右突圍，身帶數十箭，刀槍砍傷數指，身死陣中，真是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

三月，又在夾河大戰。盛總兵督領眾將莊得等戮力殺死了燕將譚淵，軍聲大振。不料角戰之時，自辰至未，勝負未定，忽然風起東北，飛沙走石，塵埃漲天。南兵逆風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卻乘風大呼縱擊，盛總兵與鐵尚書俱不能抵敵，退保德州。後來北兵深入，盛總兵又回兵徐州戰守。鐵尚書雖在濟南飛書各將士，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糧草，並沒一人來應他，徑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歸了成祖。當時文武都各歸附，鐵尚書還要固守濟南，以圖興復。爭奈人心漸已渙散，鐵尚書全家反被這些貪功的拿解進京。

高秀才此時知道，道：「鐵公為國戮力最深，觸怒已極，畢竟全家不免，須得委曲救全得他一個子嗣，也不負他平日賞識我一場。」

棄了家，扮做逃難窮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驛中得他幾個錢，與他做夫。等了十來日，只見鐵尚書全家已來。他也不敢露面，只暗中將他小公子認定。夜間巡邏時，在後邊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亂時，領了他十二歲小公子去了。

這邊救滅火，查點人時，卻不見了這個小孩子。大家道：「想是燒死了。」去尋時，又不見骨殖。有的又解說道：「骨頭嫩，想是燒化了。」

鐵尚書道：「左右也是死數，不必尋他。」這兩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場。管解的就朦朧說「中途燒死」，只將鐵尚書父母並長子、二女一行解京。

卻說高秀才把這公子抱了便跑走了。這公子不知什事，只見走了六七里，到一個曠野之地，放下道：「鐵公子，我便是高賢寧，是你令尊門生。你父親被拿至京，必然不免。還恐延及公子，我所以私自領你逃走，延你鐵家一脈。」

公子道：「這雖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雖生，向何處投奔？不若與父親、姐姐死做一處倒好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見你的孝處。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絕你家宗嗣，也時常把一碗羹飯祭祖宗、父母，便鐵家有後，豈不是好？」鐵公子哭了一場。兩個同行，認做兄弟。

公子道：「哥哥，我雖虧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親、祖父母、兄姐此去何如，怎得一消息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我意原盜了你出來，次後便到京看你父親。因一時要得一個安頓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沒有，故未得去。」

公子道：「這卻何難！就這邊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傭工，你自可脫身去了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只是你怎吃得這苦？」兩個計議，就在山陽地方尋一個人家。行來行去，天晚來到一所村莊：

朗朗數株榆柳，疏疏幾樹桑麻。低低小屋兩三間，半瓦半茅；矮矮土牆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兩扇柴門扇落日，一聲村犬吠黃昏。

兩個正待望門借宿，只見「呀」一聲門響，裡面走出一個老人家，手裡拿著一把瓦壺兒，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上前相喚一聲道：「老人家拜揖！小人兄弟是山東人。因北兵來，有幾間破屋兒都被燒燬，家都被擄掠去了，只剩得個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親。天晚，求在這廂胡亂借宿一宵。」

只見那個老人道：「可憐，是個異鄉逃難的人。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沒找你親戚處哩！」

高秀才道：「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。且方便尋個所在，寄下這兄弟，自己單身去看一看再處。」

老人道：「家下無人。只有一個兒子去從軍，在峨嵋山大戰死了。如今只一個老妻，一個小女兒，做不出好飯來吃。若要借宿，誰頂著房兒走？便在裡面宿一宵。」

兩個到了裡邊。坐了半響，只見那老兒回來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兩碟醃蔥、醃蘿蔔放在桌上，也就來同坐了。兩邊閒說，各道了姓名。這老子姓金，名賢。

高秀才道：「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寧。這見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紀高大，既沒了令郎，也過房一個伏侍你老景才是。」

老人道：「誰似得親生的來！」

高秀才道：「便僱也僱一個兒。」

老人道：「那得閒錢！」說罷，看鐵公子道：「好一個小官兒！甚是嬌嫩，怎吃得這風霜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正是，也無可奈何，還不曾丟書本哩！」

老人道：「也讀書？適才聽得客官說要寄下他，往南京看個消息。真麼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是真的。」

老人道：「寒家雖有兩畝田，都僱客作耕種。只要時常送送飯兒，家中關閉門戶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這些用兒。便在這裡吃些家常粥飯，待客官回來再處，何如？只出不起僱工錢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誰要老人家錢？便就在這裡伏侍老人家終身罷。」只見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來，吃了，送他一間小房歇下。

高秀才對鐵公子道：「兄弟，幸得你有安身之處了。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務必收他骸骨，還打聽令祖父母、令兄、令姊消息來復你。時日難定，你可放心在此。不可做出公子態度，又不可說出你的根因惹禍。」一個說，一個哭，過了一夜。

次早高秀才起來，只見那老人道：「你兩個商計好了麼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只是累你老人家。」便叫鐵公子出來，請媽媽相見，拜了。道：「這小子還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道他。」

老媽媽道：「咱沒個兒，便做兒看待。客官放心。」高秀才又吃了早飯，做謝起身，又吩咐了鐵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話別離。

高秀才別了鐵公子，星夜進京。

此時鐵尚書已是先到。向北立不跪，成祖責問他在濟南用計圖害，幾至殺身。

鐵尚書道：「若使當日計成，何有今日？甚恨天不祚耳！」要他一見面，不肯，先割了鼻，大罵不止。成祖著剛在都市。父親仲名，安置海南；子福童戍金齒；二女發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義千鈞重，身家一羽輕。

紅顏嗟薄命，白髮泣孤徵。

高秀才聞此消息，徑來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。五城奏聞。成祖問：「你什人？敢來收葬罪人骸骨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賢寧濟陽學生員，曾蒙鐵鉉賞拔。今聞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竊謂陛下自誅罪人，臣自葬知己，不謂地方遽行擒

捉。」

成祖道：「你不是做《周公輔成王論》的濟陽學生員高賢寧麼？」

高秀才應道：「是。」

成祖道：「好個大膽秀才！你是書生，不是用事官員，與奸黨不同。作論是諷我息兵，有愛國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給事中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賢寧自被擒受驚，得患怔忡，不堪任職。」

成祖道：「不妨，你且調理好了任職。」

出朝，有個朋友姓紀名綱，見任錦衣指揮，見他拿在朝中時，為他吃了一驚。見聖上與官不受，特來見他，說：「上意不可測。不從，恐致招禍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君以軍旅發身，我是個書生，已曾食廩，於義不可。君念友誼，可為我周旋。」

他又去送別鐵軼尚書父母、兒子。人曉得成祖前日不難為他，也不來管。

又過了幾時，聖上問起，得紀指揮說：「果病怔忡。」聖上就不強他。他也不復學，往來山陽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，不題。

話說鐵小姐，奉聖旨發落教坊，此時大使出了收管，發與樂戶崔仁。取了領狀，領到家中。那龜婆見了，真好一對女子，正是：

蓬島分來連理枝，妖紅媚白壓當時。
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淚界梨花早露垂。

幽夢不隨巫峽雨，貞心直傲柏鬆姿。

閒來屈指誰能似？二女含顰在九疑。

那虔婆滿心歡喜道：「好造化！從天掉下這一對美人來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」叫丫鬟收拾下一所房子。卻是三間小廳，兩壁廂做了她姊妹臥房，中間做了客座。房裡擺著錦衾繡帳、名畫古爐、琵琶弦管。天井內擺列些盆魚異草、修竹奇花，先好待她一待，後邊要她輪心依她。

只見她兩姐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見了，道：「姐姐，這豈是我姊安身之地？」

大小姐道：「妹妹，自古道：『慷慨殺身易，從容就死難。』發我教坊，正要辱我們祖、父。我偏在穢污之地，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。卻不反與祖、父爭氣。」兩個便將豔麗衣服、樂器、玩物都堆在一房，姊妹兩個同在一房。穿了些縞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間立一紙牌，上寫：

明忠臣兵部尚書鐵府君靈位

兩個早晚痛哭上食。

那虔婆得知，吃了一驚，對龜子道：「這兩個女人生得十分嬌媚，我待尋個舍錢姐夫與她梳籠，又得幾百金；到後來，再尋個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兩。不料她把一個爹的靈位立在中間，人見了，豈不惡厭？又早晚這樣哭，哭壞了，卻也裝不架子起，騙得人錢。」

龜子道：「她須是個小姐性兒，妳可慢慢搓挪她。」那虔婆只到那廂去安慰她。相叫了，道：「二位小姐，可憐妳老爺是個忠臣受枉，連累了二位，落在我們門戶人家。但死者不可復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煩，隨鄉入鄉，圖些快樂，不要苦壞身子。」那二小姐只不做聲。

後邊又時常著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豔麗，來與她閒話，說些風情。有時說道：「某人財主，慣捨得錢。前日做多少衣服與我，今日又打金簪金鐲，倒也得他光輝。」

有時道：「某人標緻，極會幫襯，極好德性，好不溫存，真個是風流子弟。接著這樣人，也不枉了。」

又時直切到她身上道：「似我這嘴臉，尚且有人憐惜，有人出錢；若象小姐這樣人品，又好骨氣，這些子弟怕不揮金如土，百般奉承？」小姐只是不睬，十分聽不得時，也便作色走了開去。

延捱了數月，虔婆急了，來見道：「二位在我這廂真是有屈！只是皇帝發到這廂習弦子、簫管、歌唱，供應官府，招接這六館監生、各省客商。如今只是啼哭，並不留人，學些彈唱，皇帝知道，也要難為我們。小姐也當不個抗違聖旨罪名起。」

小姐道：「我們忠臣之女，斷不失節。況在喪中，也不理音樂。便聖上知道，難為我，我們得一死見父母地下，正是快樂處。」

虔婆道：「雖只如此，妳們既落教坊，誰來信妳貞節？便要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沒閒飯養妳。朝廷給發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訓憑我。莫要鮮的不吃吃醃的！」大聲發付去了。

兩小姐好不怨苦。她後邊也只是粗茶淡飯，也不著人伏侍，要她們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將這些丫頭起水叫罵道：「賤丫頭！賤淫婦！我教坊裡守什節！不肯招人，倒教我們掙飯與妳吃！」或時又將丫頭們剝得赤條的，將皮鞭毒打，道：「奴才！我打妳不得？妳不識抬舉、不依教訓、自討下賤！」明白做個榜樣來逼迫。鐵小姐只是在靈前痛哭。虔婆又道：「這是個樂地，嚟什麼！」奚落年餘，要行打罵。

虧的龜子道：「看她兩個執性，是打罵不動的。若還一逼，或是死了，聖上一時要人，怎生答應？況且她父親同僚親友還有人，知道我們難為她，要來計較也當不起。還勸她的是。若勸不轉，她不過吃得我碗飯，也不破多少錢討她，也只索罷了。」虔婆也只得耐了火性。

兩年多，只得又向她說：「二位在我這教坊已三年了，孝也滿了。不肯失身，我也難強。只是我門戶人家，日趁日吃。就是二位日逐衣食，教我也供不來。不若暫出見客，得他憐助，也可相幫我們些，不辜負我們在此伏侍妳一場。或者來往官員有憐妳守節苦情，奏聞聖上，憐放得出教坊，也是有的事。不然，老死在這廂，誰人與妳說情？」

果然，兩小姐見她這三年伏侍，也過意不去，道：「若要我們見客，這斷不能！只我們三年在此累妳，也會做些針指，妳可將去貨賣，償妳供給。」

她兩個每日起早睡晚，並做女工，又曾做些詩詞。嘗有人傳她的四時詞：

翠眉慵畫鬢如蓬，羞見桃花露小紅。

遙想故園花鳥地，也應芳草日成叢。

滿徑飛花欲盡春，飄揚一似客中身。

何時得逐天雲去，離卻桃園第一津。

右《春詞》

柳梢鶯老綠陰繁，暑逼紗窗試素紈。

每笑翠筠辜勁節，強塗剩粉倚朱欄。

右《夏詞》

亭亭不帶浮沉骨，瑩潔時堅不染心。

獨立波間神更靜，無情蜂蝶莫相侵。

右《荷花》

淚浥容偏淡，愁深色減妍。

好將孤勁質，獨傲雪霜天。

右《梅花》

霜空星淡月輪孤，字亂長天破雁雛。
隻影不知何處落，數聲哀怨入葦蘆。
輕風簌簌碎芭蕉，繞砌蛩聲倍寂寥。
歸夢不成天未曉，半窗殘月冷花梢。

右《秋詞》

強把絲桐訴怨情，天寒指冷不成聲。
更饒淚作江冰落，滴處金徽相向明。
如絮雲頭剪不開，扣窗急雨逐風來。
愁心相對渾無奈，亂撥寒爐欲燼灰。

右《冬詞》

當時她兩姊妹雖不炫才，外邊卻也紛紛說她才貌。王孫公子那一個不羨慕她，便是千金也不惜。有一個不識勢的公子，他父親是禮部尚書，倚著教坊是他轄下，定要見她。鴛兒再三回復「不肯」，只見一個幫閒上舍白慶道：「妳這婆子不知事體！似我這公子一表人才，她見了料必動情招接。妳再三攔阻，要搭架子起大錢麼？這休想！」只見這公子也便發惡道：「這婆子可惡，拿與大使，先拶她一拶！」這鴛兒驚得不做聲。一起徑趕進去，排門而入。此時他姊妹正在那邊做針指，見一個先驀進來：

玄紵巾垂玉結，白紗襪襯紅鞋。薄羅衫子稱身裁，行處水沉煙藹。

未許文章領袖，卻多風月襟懷，朱顏綠鬢好喬才，不下潘安丰采。

側邊陪著一個：

矮巾籠頭八寸，短袍離地尺三。舊綢新染做天藍，幫襯許多模樣。

兩手緊拳如縛，雙肩高低成山。俗譚信口極醜攢。道是在行白想。

那白監生見了，便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真是娥皇、女英！」那公子便一眼盯個死，口也開不得。這些家人見了，也有咬指頭的，也有喝采的。

大小姐紅了臉，便往房裡躲。小小姐坐著不動身，道：「你們不得囉喏！」

白監生道：「這是本司院裡，何妨？」

小姐道：「雖是本司院，但我們不是本司院裡這一輩人。」

白監生道：「知道妳是尚書小姐，特尋一個尚書公子相配。」

小姐道：「休得胡說！便聖上也沒奈何我，說什公子！」

白監生道：「妳看這一表人材，也配得妳過。不要做腔，做了幾遍腔，人就老了。」

小小姐聽了大惱，便立起身也走向房中，把門「撲」地關上，道：「不識得人的蠢才，敢這等無禮！」

這些家人聽了卻待發作，那白監生便來兜收道：「管家，這事使不得勢的。下次若來，她再如此，捋她的毛，送她到禮部揀上一拶，尿都揀她的出來。」卻好鴛兒又來，撮撮哄哄出了門去。

那小姐對妹子道：「我兩人忍死在此，只為祖父母與兄弟遠戍南北，欲圖一見，不期在此遭人輕薄。不如一死，以得清白。」

小小姐道：「不過盤根錯節，何以別利器？正要令人見我們不為繁華引誘，不受威勢迫脅，如何做匹婦小量？如這狂且再來，妹當手刃之。也見轟烈。姐姐不必介意。」

正說之間，鴛兒進來道：「適才是禮部大堂公子，極有錢勢。小姐若肯屈從，得除教坊的名也未可知。如何卻惱了他去，日後恐怕貽禍老身。」

鐵小姐道：「這也不妨！再來我自處。」正是，

已棄如石礪貞節，一任狂風擁巨濤。

不隔數日，那公子又來。只見鐵小姐正色大聲數他道：「我忠臣之女，斷不失身！你為大臣之子，不知顧惜父親官箴、自己行檢，強思污人。今日先殺你，然後自刎，悔之晚矣！」那公子欲待涎臉去陪個不是，只見她已掣刀在手，白監生與這些家人先一哄就走，公子也驚得面色皆青，轉身飛跑，又被門檻絆了一交，跌得嘴青臉腫。

似此名聲一出，哪個敢來！三三兩兩都把他來做笑話，稱誦兩小姐好處。又況這時尚遵洪武爺舊制，教坊建立十四樓，叫做：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柳翠

許多官員在彼飲酒，門懸本官牙牌，尊卑相避，故院中多有官來，得知此事。也是天憐烈女，與她機會。

一日，成祖御文華殿，錦衣衛指揮紀綱已得寵，站在側邊。偶然問起：「前發奸臣子女在錦衣衛浣衣局、教坊司各處，也還有存的麼？也盡心服役，不敢有怨言麼？」

紀綱道：「誰敢怨聖上！」

成祖道：「在教坊的也一般與人歇宿麼？」

紀綱道：「與人歇宿的固多，還有不肯失身的。」

成祖道：「有這等貞潔女子？卻也可憐。卿可為我查來。」紀綱承旨。

回到私衙只見人報，「高秀才來見。」這高秀才就是高賢寧，他先時將鐵尚書伏法與子女、父母遭謫報與鐵小公子，不勝悲痛。

因金老愛惜他，要他在身邊作子，故鐵公子就留在山陽。高秀才就在近村處個蒙館，時來照顧。後邊公子念及祖父母年高，說：「父親既歿，不能奉養，我須一往海南省視，以了我子孫之事。」金老苦留不定，高秀才因伴他到南京分手，來訪兩小姐消息，因便來見紀指揮。

紀指揮忙教請進相見。見了，敘寒溫。紀指揮說，自己得寵，聖上嘗問他詢問外面事物，命他緝訪事件。因說起承命查訪教坊內女子事，高秀才便歎息道：「這乾都是忠臣殺，他一身夠了，何必辱及他子女？使縉紳之女為人淫污，殊是可痛。今聖上有憐惜之意。足下何不因風吹火，已失身的罷了；未失身的為他保全，也是陰鷲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我且據實奏上，若有機括，也為她方便。」因留高秀才酌酒。又留他宿在家中。

次日，紀指揮自家到坊中查問。有鐵家二小姐、胡少卿小姐尚不失身，紀指揮俱教來。

因問她：「怎不招人？」

小姐含淚道：「不欲失身，以辱父母。」

其時胡少卿女故意發跌足，以煤煙污面，自毀面目。鐵氏小姐雖不妝飾，卻也在其天然顏色，光豔動人。

紀指揮道：「似妳這樣容貌，若不事人，也辜負了妳。三人也曉得做什詩麼？」

胡小姐推道「不會」，鐵小姐道：「也曉得些。只是如今也無心做它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妳試一作。」只見小小姐口占一首呈上。道：

教坊脂粉污鉛華，一片閒心對落花。

舊曲聽來猶有恨，故園歸去已無家。
雲鬟半挽臨妝鏡，雨淚空流濕絳紗。
今日相逢白司馬，尊前重與訴琵琶。

紀指揮看了，稱贊道：「好才！不下薛濤。」因安慰了一番。回家，與高秀才說及這幾位貞節。高秀才因備說鐵尚書之忠，要他救脫這二女。紀指揮也點頭應承。

第二日早朝具奏，因呈上所做詩。成祖看了，道：「有這等才貌不肯失身。也不愧忠臣之女！卿可擇三個士人配與他罷。」

紀指揮得旨，到家又與高秀才對酌，因問高秀才道：「兄別來許久，已生有令郎麼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我無家似張儉，並不娶妻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這樣，我有一頭媒，為足下做了罷！這女子我親見來，才貌雙絕，盡堪配足下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流落之人，無意及此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這親又不要半分財禮，我自擇日與足下成親罷。」因自到院中宣了聖諭，著教坊與她除名。

因說聖上賜她與士人成婚，鐵小姐道不願，紀指揮道：「女生有家，也是令先公地下之慰。況小姐若不配親，依倚何人？況我為妳已尋下一人，是妳先公賞識的秀才，他為收妳先公骸骨，幾乎被刑，也是義士。下官當為小姐備妝奩成婚。」

大小姐又辭，小小姐道：「既是上意。又尊官主裁，姐姐可伏命。」

大小姐道：「骨肉飄零，僅存二人。若我出嫁，妹妹何依？細思之有未妥耳。不如妹妹與我同適此人，庶日後始終得同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當日娥皇、女英曾嫁一個大舜，甚妙，甚妙！」

紀指揮就為高秀才租了一所房屋成親。高秀才又道：「與鐵尚書有師生之誼，不可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足下曾言鐵公曾贈公婚資，因守制不娶。他既肯贈婚，若在一女，應自不惜。兄勿辭。」遂擇日成了親，用費都出紀指揮。

三日，紀指揮來賀，高秀才便請二小姐相見。紀指揮道：「高先生豪士，二小姐貞女，今日配偶，可云奇事。曾有詩紀其盛麼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沒有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小姐多有才，一定有的。」再三請教，小姐乃又作一詩奉呈：

骨肉凋殘產業荒，一心何忍去歸娼。

泊垂玉箸辭官舍，步斂金蓮入教坊。

覽鏡幸無傾國色，向人休學倚門妝。

春來雨露深如海，嫁得劉郎勝阮郎。

紀指揮不勝稱賞，去了。

鐵小姐因問高秀才道：「觀君之意，定不求仕進了。既不求仕，豈可在這輦轂之下！且紀指揮雖是下賢，聞他驕恣，後必有禍。君豈可做處堂燕雀？倘故園尚未荒蕪何不同君歸耕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數日來我正有話要對二小姐說，前尊君被執赴京，驛舍失火，此時我挈令弟逃竄，欲延鐵氏一脈。今令弟寄跡山陽，年已長成，固執要往海南探祖父母，歸時於此相會，帶令尊骸骨歸葬。故此羈遲耳。」

小姐道：「向知足下冒死收先君遺骸，不意復脫舍弟，全我宗祀，我姊妹從君尚難酬德。但不知舍弟何時得來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再停數月，一定有消息了。」

過了數月，恰好鐵公子回來。暗訪教坊消息，道：「因她守貞不屈，已得恩赦，歸一秀才。」

他又尋訪，卻是高秀才。徑走到高家，卻好遇著高秀才，便邀進裡邊與姊妹相見，不覺痛哭。問及祖父母，道：「已身故，將他骨殖焚毀，安置小匣，藏在竹籠裡帶回。」兩小姐將來供在中堂，哭奠了。又在卞忠貞墓側取了鐵尚書骸骨，要回鄧州。

高秀才道：「二位小姐雖經放免，公子尚未蒙赦，未可還鄉。公子在山陽，金老待你有情，不若且往依之。我彼處曾有小館，還可安身。」

高秀才就別了紀指揮，說要歸原籍，紀指揮又贈了些盤纏。四個一齊歸到山陽。金老見了大喜，也微微知他行徑。他女兒年已及笄，苦死要與鐵公子，高秀才與二位小姐也相勸畢了姻。就於金老宅後空地上築一座墳，安葬祖父母及鐵尚書骸骨。高秀才只鄰近居住。兩家煙火相望，往來甚密。

向後年餘，鐵公子因金老已故，代他城中納糧。在店中買飯吃，只見一個行路的也在那邊買飯吃。兩個同坐，那人不轉眼把公子窺視。公子不知什卻也動心；問道：「兄仙鄉何處？」

那人道：「小可鄧州人。先父鐵尚書因忠被禍，小弟也充軍。今天恩大赦，得命還鄉，打這邊過。」公子知道是自己哥子了。故意問道：「家裡還有什人？」

那人道：「先有一弟，中途火焚了；兩個妹子發教坊司，前去探望她，道已蒙恩赦配人去了。我也無依，只得往舊家尋個居止。」

鐵公子道：「兄這等便是鐵尚書長公子了。他令愛現在此處，只要一見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怎不要見？」

鐵公子道：「這等待小弟引兄同往。」鐵公子就為他還了飯錢，與他到高秀才家。引他見了姐姐，又兄弟相認了。姊妹們哭了又哭，說了又說，都謝高秀才始終周旋，救出小公子，又收遺骸，又在紀指揮前方便兩小姐出教坊，真是個程嬰再見。

後邊大公子往鄧州時，宗姓逃徙已絕，田產大半籍沒在官。尚有些未籍的，已為人隱占。無親可依，無田可種，只得復回山陽。小公子因將金老所遺田讓與哥哥，又為他娶了親，兩個耕種為事。

後來小公子生有二子。高秀才道：「不可泯沒了金老之義。」把他幼子承了金姓，延他一脈。金老夫婦墳與鐵尚書墳並列，教子孫彼此互相祭祀。至今山陽有金鐵二氏，實出一源。

總之，天不欲使忠臣斬其祀，故生出一個高秀才，又不欲忠臣污其名，又生這二女。故當時不獨頌鐵尚書之忠，且又頌二女之烈。有二女之烈，又顯得尚書之忠有以刑家，誰知中間又得高秀才維持調護。忠臣、烈女、義士，真可鼎足，真可並垂不朽。嘗作古風詠之。

蚩尤南指兵戈起，義旗靡處鼓聲死。

錚錚鐵漢據齊魯，隻手欲回天步圯。

皇天不祚可奈何，淚灑長淮增素波。

勿頭斷舌良所樂，寸心一任鼎鑊磨。

山陽義士膽如斗，存孤試展經綸手。

忠骸忍見犬彘飽，抗言竟獲天恩宥。

宗嗣一線喜重續，貞姬又藉不終辱。

純忠奇烈世所欽，維持豈可忘高叔。

拈彩筆，發幽獨，熱血紛紛染簡牘。